

社會長篇
怪狀錄
秋夢生著
(十)

第二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學翁請寬坐一會、我告個便、宗學恆道、儘請自便、無須客氣、丁菊文走出來、叫娘姨去弄點便菜、喊二斤酒、又吩咐他到館子裏、叫二隻入味的菜、帶幾個冷盆來、東西要關照他們稍爲道地一點、娘姨答應而去、他說完回身進來、仍和宗學恆談天、閒談之間、不覺又說到生意上去、宗學恆說、今天收盤什麼行情、丁菊文道、三百五十兩、宗學恆道、怎麼、我出來辰光、還在六十兩左右、收盤竟跌到如此地步嗎、丁菊文微笑道、我們微倖倖做著、真真運氣、照今天這種市面、好不危險、額角低的人、怕又跌翻不少呢、宗學恆道、上落這麼大、今年還只有第一次吧、丁菊文道、是的、不過這種情形、在交易所中、也從來很少很少、就祇去年、因受外界影響、發生過兩次、可是市價、也沒有像今天的暴漲暴落呢、他二人正談得高興、那丁家的娘姨、却進來拂拭桌椅、預備他們吃飯、宗學恆一瞧情形、便道、琪山大概還須遲一會兒來、那末我另外尚有應酬、且讓我去一過再來罷、丁菊文答道、笑話笑話、學翁怎會同我客氣起來、快請坐了喝酒吧、說時下人早已將杯筷把好、接着酒菜齊來、宗學恆給丁菊文硬按入坐、不好意思再推辭了、

哥哥的福體

劇	編	演	導
紅	鵬	榮	文
周	周	主	徐
空	徐	徐	盛
空	素	素	小
	貞	娥	天

司公片影林活快

琥珀
白濁粉

◀半角二洋小價減▶

此藥粉並無辛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膿靨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保險斷根永不再發

▲經理處▼雲南路大慶生口資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

藥房 新開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樓下瑞大

景天科

快 手 魔 術

專 接 堂 會

教 授 魔 術

限 期 速 成

贈 送 器 具

詳 章 面 詢

定 期 不 誤

接洽處北
海路跑馬
廳遠東飯
店對面亞
東魔幻研
究學社或
大世界魔
術場後台

碌碌生啓事

鄙人爲病魔所纏、已一句有餘、所有報務、悉係舍弟代庖、承諸老友慰問、曷勝銘感、所有賜報稿件、俱已中止、實深抱歉、今已稍愈、待復元後、仍當賡續、再者辱承讀者諸君、惠賜鴻文歡迎之至、徒以篇幅有限、不克一一揭載、尚希鑒察焉

快
樂
遊
園

◀ 期 十 第 ▶
分二洋售 張一日今
號一三七里筠定路江浙界租英址社

例刊告廣 | 目價報定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
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
年二元半年一元
一角日本同國外
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
均以英尺方寸計
算
每方寸每期收大洋
六角另登整頁均
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此作句之清新。窗。前。鹽。絮。擬。詞。句。之。工。致。良。難。酌。門。尖。又。文。人。樂。事。詩。分。晴。雨。騷。客。苦。吟。雖。由。於。匠。心。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罰。遲。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尙。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擇。五。言。認。綴。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靡。不。賞。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競。智。之。文。場。消。閒。之。韻。事。也。

附則

在本社射謎滿二元者贈中山橄欖一庭內附贈券一紙照章取件

持有本社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詩條者得大號三星白地蘭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有金手表一只詩條(或玻璃方鐘壹只)

▲特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頭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四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三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五彩三張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六彩三張得赤金手表一只

▲七彩 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

▲八彩
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廳

▲九彩二十張得大號

照所得贈券取件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仕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應得大世
主其勤各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獨得門票一百張

世界日夜銀行隔壁另闢雅座歡迎來賓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目標的快樂

(合和)

還還有不快樂的嗎、不差、煙確是人家公認爲極快樂的事情、本來飲酒看花、古人尚且說他是件雅事、而況所謂北地燕脂、南朝金粉、每多隱通香國裏、因之平康不少尤物、北里儘多佳人、你不去嫖便罷、你要一嫖啊、哈哈、頓時可以左擁右抱、享盡福、那時怎能說是不快樂呢、然而這種快樂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快樂、只須你床頭金盡、恩相好雲時可以變爲陌路蕭郎、觀面若不相識、自然、要和中人講情義、無異對牛彈琴、知音難求、咳、古今來所謂義俠之徒、又能有幾人、其實呢、我們荷一細察、覺得我們嫖的目的、不外是爲聲色、他們做妓的目的、却是爲的錢、二者志趣既不同、如何能般般沉湎一氣、所以嫖的結果、往往原意是找尋快樂、到後來反是招惹煩惱、因之我以爲快樂而去嫖、未嘗不可、假使以嫖爲快樂、我可不敢贊成了、

撒尿門檻

(時乃武造意
馮志高記錄)

吃了必撒、撒了必吃、此天然之定理、若不撒不撒、除非閉閣王伯伯、所以吃和撒有連帶的關係、亦有相當的登載的價值、但是本報上關於吃的稿件、固然刊登了不少、惟撒的問題、倒隻字不提、未免有些輕微重吃、實在太不公平了、唔、讓我來談吧、指示出幾處地方、倘然諸君走在路上、小便急的時候、不妨試、包可使你滿意、決不會捉到巡捕房罰錢的、

某館：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的、倘然小便急的時候、便可走到某茶館裏去、裝出尋人的樣子、兜上一個圈子、然後問某博士、撒尿在什麼地方、他們一定能指示你、并且那撒尿的地方、亦一定不遠、必是在這茶館地域之中、這豈非撒尿的門檻嗎、

菜館：凡是菜館、比了茶館規模稍爲大上一些、一定亦有廁所、何以呢、因爲顧客吃了茶菜酒以後、差不多都要小便的、不過菜館中的廁所、比了茶館要好尋、因爲有種條子寫出、像小便向左、此地小便等字樣、大概總在兩側池水的地方、很容易辨識、可是到菜館中去撒尿、須認爲大方、那麼人家纔不會來詰問你呢、

旅館：到旅館中去撒尿、亦要有一種門檻、就是先向帳房先生請教、什麼我有一個朋友、雙姓司馬、今天寫信給我、說住在貴旅社中、未知有人住在幾號內、那帳房先生一定同說沒有、那麼你就隨便在訪客留言牌上、寫上幾個字、然後乘機問他廁所在那裏、而且他還一定肯告訴你的、就可以趁此機會撒尿了、總之要做得像、不要使得人看出是假的、

此外在還人不見的時候、可以在街角角裏、不過要自己識相、最好是在一種轉彎街裏、使得人家看不見、最穩當的撒尿、要算是公共廁所了、不過進去撒尿、有一件事情不好、一股臭氣實在難聞得不得了、太不衛生了、不信請到浙江路海寧路口的公共廁所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了、還有浴室裏、也可以小便的、浴室裏的門檻、和茶館一樣的、其餘還有各大公司、如先施永安新新麗華、儘可隨便進去、有幾家小便在樓上的、還可以趁電梯上去、一個錢都不要、以上的幾種、豈不是撒尿的小門檻嗎、



(客上海EW)

三年前的時候、正值學堂裏放暑假、在家無事、擬作外遊、適上海姑母來了一封信、說有事相商、叫做客往上海一行、做客即趁輪來滬、做客母住在武昌路、不定里、房子是半洋房式的、一上一下的房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後門對面、是個東洋人開的一引專賣餅乾糖菓等物的店、生意到還不惡、裏面有一個東洋姑娘、容貌生得不錯、嬌小玲瓏、婀娜娉婷、的確可算是一個東島西施、聽做客母說、她是店主的女兒、年方破瓜、在虹口某校讀書、搬來此地、大約有三四個月了、她的房子、也是一上一下、前面是臥室、後面是浴室、浴室有二扇小的窗門、正對着做客母房子晒台、一日、約是禮拜六、天氣奇熱、做客母在外面納涼、做客正在亭子間靜坐觀書、忽聞吃吃之聲、自外而入、做客好奇之心油然而起、亟登晒台探望、見對面的二扇小窗、半開半掩、原來她正在洗浴、借月光下看去、只見半個體外露、皮膚雪白、二條玉臂、好像二條嫩藕似的、雙峰高聳、像熟生煎饅頭、正當感到曲線之美、消

吊妹妹的荒唐史

(求珍女士)

僕所記的小妹妹、非大名鼎鼎震遐邇的電影女明星黎莉莉、乃是僕的同學中的一個調號叫做小妹妹的、提起小妹妹、僕起初在某女中念書的當兒、她是和僕同住在一條弄堂裏、她每天吃過了午餐、總到僕的家裏來約僕和僕一同上學去、一天、大約是星期三、忽然前面來了一個小白臉、滿面塗着雪花膏、年紀約模二二歲、頭上戴着一頂西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件青連色華絲葛長衫、還加上一件對襟馬甲、活像一個小流氓、他走到韻妹的面前、就喜皮爛臉的說道、「阿拉小妹妹、今天好巧呀、看見你、」他還沒有說完、看見韻妹朝那小白臉裝了一個迷眼、暫說道、「表哥你到那裏去呀、姨夫姨母好麼、」那小白臉聽了、就隨口裝做很着地答道、「妹妹他們都好、多謝你、你的姨母今天叫我來叫你去看看戲呢、你不要去上學了、」說罷、兩只眼睛直朝着僕看、并且還問僕姓什麼、僕因他一派油滑、所以也不去睬他、那時韻妹聽了那小白臉的話、笑嘻嘻地對僕說道、「珍姊你獨自上學去罷、我要跟表兄到姨母家裏去看戲了、」她說完了話、和僕點了點頭走了、僕那時真所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到底不知道這個小白臉是什麼東西呀、照韻妹說是她的表兄罷、那末韻妹先前爲什麼對僕說、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家裏沒有什麼親戚、只有一個娘舅呢、僕那時因爲好奇心所驅、就暗暗地跟在他們倆的後面、要一探其究竟、他們朝四川路南面走去、到了愛普影戲院門口、兩個人就買票進去了、僕那時知道這個小白臉、不是東西、急忙忙轉到了學校裏、已經在上課了、第二天、吃過了午飯、她又來邀僕、那天僕在路中、問她昨天你和你的姨母的姨母在那裏看戲呀、她說、「在大舞台看五本宏碧綠、」這時僕更明白她的荒唐了、當時僕本想好好的勸她、可是被她的三長、李四短、急急地跑到那人面前、和他說了許多話、這纔嘻嘻哈哈的一邊走、一邊說着朝南去了、想起來那天她總未必要再上上課罷、這兩樁荒唐的事兒、是僕所親眼目睹的、還有種種同學中聽來的醜史、僕也不願再記了、總之韻妹這種樣子、這樣荒唐、實在是無可挽回的了、所以僕從那天以後、就和她絕交了、僕在初中畢業進高中那年、她也就輟學了、以後不知她怎樣的荒唐呀、前天僕到學姊姊那兒去、和她談起小妹妹韻妹的事、姊姊嘆着氣說道、「說起韻妹、真是可惜呵、她是一個很聰明、很玲瓏的人、咳、古人說、聰明終被聰明誤、這話的確不錯呵、」她說罷、吃了一口茶、又接着說道、「現在聽說已經墮落做娼白了、幸虧你早和她絕交、否則珍姊恐怕你也有些危險罷、」僕聽了她的話、不覺微微嘆惜、想起韻妹剛從鄉下出來的時候、是何等的規矩、何等的樸素、沒有幾年、竟被引誘到這般地步、唉、萬惡的上海、萬惡的上海、

中車艷遇

不佞性怪癖、嗜電影若命、居恆無所事事、輒以劇場爲第二安樂窩焉、日前卡爾登開演名劇跳舞、有名跳舞家四人、登臺奉藝、不佞聞之、關心又忤然動、遂乘一路電車往焉、車抵先施附近、忽來一麗妹、樊素口、小蠻腰、脂膚白、服裝自然、一絕世之姿也、時車中乘客踴擠、幾無立錫地、予無奈、即立於月台之上、彼妹推身上車、爲衆人所軋、遂站予前、二人俱緊、其下軟綿綿之肚皮櫻玉柱似之兩條嫩腿、也頂壓不佞之身、至於她是有意無意、那却不得而知、那時我小小的心、砰砰的亂跳、更兼她身上的脂粉香氣、口中的口香、只管向我噴來、更令我魂靈飛上九天、她要避開一些、豈知乘客愈來愈多、她愈想避開、就被人軋得愈貼得愈緊、她無法避開、也就着答假說了一聲「今朝天冷來、我也說了一聲今朝是冷來、那時她竟笑了起來了、我首伏在她的肩頭上、我便將頭一歪、在她的面孔上摩了一摩、她非但不光火、而且還對我笑上一笑、不多一刻、車到跑馬廳、她下車去了、還回頭來對我一笑、我失魂似的望着、却忘了釘下去、等到想着釘下去、可惡的電車、已經開了、這一天的晚上、却害我想了一夜、連眼睛都沒有閉、我的飽福真不淺咧、

十日上午、忽得一匿名信。閱後不勝駭異。鄙人年逾不惑。詎作此禽獸所爲。顧來函或係誤會。誤書鄙人姓名。還祈此客切勿張冠李戴。(此客爲信封上之具名) 皂白不分也。茲將原函照錄于后。以

男女合演	特別三簧	專接堂會	定期不誤	如蒙邀演	無任歡迎
接洽處六	馬路石路	口一號或大世	界北首西	新橋福昌	里第一家

本團專接
喜慶堂會
洋期不誤
定價十八
元八角如
蒙相邀請
至四馬路
神仙世界
三樓後台
接洽可也

秋素徐	安君胡	翁樵俞	霞彩張
可接洽也	社後台亦	大世界競	里四號或
對面式式	界大世界	接洽處法	價目面議
元八正劇	價目念四	貴府相邀	

紙幣圖說
精印古今中外
各種鈔票樣本
上海集 各省集 各國集 合訂
洋裝一鉅冊定價大洋三元特價六
五折出售實售大洋一元九角五分
館址 南成都路三四四號電話西四九六一
上海紙幣旬報館總發行
事務所 四馬路麥家圈電話中二七一四號

(生淡散)

後者再有此種事件發生。將以法律與之解決。特此聲明。
閣下寡廉鮮恥誘人妻女實爲人類所不容今特提警告請即覺悟否則無情鎗彈當洞爾胸

同居之愛、非片中之同居之愛、蓋友人醉紅生之艶史也、醉紅生、旖旎風流、倜儻出衆、爲一濁世翻翩之佳公子、故粉白黛綠之流、多樂與之交、因之艶史亦層出不窮、日前、醉紅生爲余道去歲同居艷史事、風流香艷、聞之令人涎垂三尺、亟錄之、以餉閱者、醉紅曰、余夫歲供職某公司、所入至豐、家中時有函余、謂可挈眷來滬、友人亦多勸余挈眷來滬爲善、然余思家中之玉皇大帝、非尋常物、河東獅吼、將來受其拘束、百般不自由矣、亦非善策、然顧於慈命嚴促、計無可出、姑允來滬、及至、又無相當房屋、乃四出覓覓、一日、於北火車站某里、見一樓廂房出租、價僅十元、思尙值得、乃往扣房主、門啓處、一麗妹也、微笑曰、君至此何事、是否會吾聲哥、余以看房屋對、妹乃輕喚嫂速來、有人來看房子矣、言已、又一麗人出、視之、年事較前者稍長、一花信少婦也、亟招余進、指東樓廂房便是、余視屋甚佳、惟嫌租金稍貴、較長之麗妹曰、先生、價亦不爲昂、且各家中只余姑嫂二人、婆婆正出外購物、僕夫又在公司中辦事、吾輩均不能作主、余輒思價尙不昂、隨允、即預付租金二月、約明日進屋、翌日如期而往、見一慈祥老婦、迎門而出、知爲昨麗妹所言之婆婆矣、均備極照拂、余心彌樂、且得此一對之解語花、嬌紅妮紫、徜徉左右、鶯鶯燕燕、此樂雖南面王無以過也、不數日、已均親近如一家人、始知較長麗妹名翠芬、較幼者、名小娟、翠芬已有夫、即小娟之兄、在某公司供職、每于禮拜六、始歸家一次、小娟則尙未字人、均具絕世之姿、小娟則破瓜年華、綺麗苗條、秀外慧中、髮作鴨屁股式、一時裝之女學生也、翠芬則體態婀娜、風月含春、別具嬌姿、見之尤令人心動、姑嫂二人、視余均甚和藹、星期日爲余休息日、二人必勸余講戲劇、小說故事、余亦不辭勞悴、滔滔爲之詳述、嗣後每逢星期日、必須余講小說故事不已、否則必宛轉嬌啼、斷纏不休、而余之玉皇大帝、已蛾眉倒豎、大鬧醉意矣、薄怒曰、君已使君有婦、時與年輕少婦廝混、成何體面、彼亦羅敷有夫、一則尙未字人、君何不自束身乃爾、余曰、爾何必醋意勃勃、慣作酸語、且汝又近在咫尺、尤懷疑若是、無怪外人矣、話雖如是、然余鑒于玉皇大帝在側、終不便如何放肆、致鬧惡劇也、



(生雲追

一日，余由公署中歸，扣門良久，未見人啓，疑甚。抑均外出耶？靜耳聽之，果無人聲，乃高聲呼喚，良久，良久，始聞來矣。之聲自內出，語帶惶遽，余知音爲小娟、門啓，小娟事，余曰，余已敦之良久，至今始開，抑人均外出乎？娟曰，嫂與芳姊（接醉紅生妻）出外購物，母亦同往，妹正在看小說，故未留神，致勞君多待矣。言時，余已馳步入內，忽見案上一綠色之小書，取視之，赫然性史外集也，豈知娟已憶及此書，亟步起來，我正在翻閱，已被擄去，

我偕汝同去購些東西、儂詢以購買何物、則曰、汝需何物、香水如何、絲襪手帕又如何、時適侍者送飯來、儂未置答、彼即勸儂共食、儂伴見儂所得既爲做局、而非過夜、且聞有同去購物之言、因仍在側坐俟、並不他離、以資監督、食已、儂等三人、即出旅館、購得香水精一瓶、絲襪二雙、手帕半打、桑皮紙一大捲、當彼探囊出一洋畎向紙鋪中購紙時、儂伴猶輕語儂曰、恐彼爲初出茅廬、而從未曾經過戰陣者、否則做局何需若許皮紙耶、嗚呼、儂安知彼之用意哉、既回抵旅舍、彼即命儂伴出、閉門囑儂幹事、胡少做局規則、凡在風月場中稍事走動者、當無不知、乃彼狡童、一之不已、而復爲再、事畢、仍不讓儂起、強儂爲三、儂本何能應命、祇以既作金錢之奴隸亦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哀以稍停、再屈勉承乏、第三次事行時、儂實不勝任矣、精力俱疲、然彼狠兇、猶不任儂起、強儂必須遲之午夜三時、與之盡歡半打、儂始知此所以彼須購買皮紙若許之多也、當時儂實不能再應、遂婉却之、彼不許、儂復苦告彼曰、君爲做局、儂已盡量過分、若強欲儂於該時再之、則非特儂力所不能勝任、且爲例所不可、因留至若斯時間、老鴿必不容儂以做局交賬也、彼兇不聽、云非按其言不可、否則休想出此門一步、此時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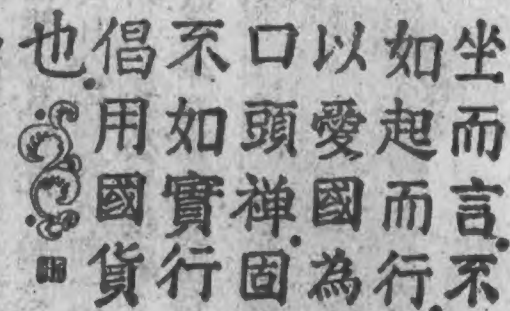
周身膚粟、幾不能聲、後卒奮然而起、彼復相牽、儼執手誓彼曰、孰非血肉、孰無姊妹、見人如此憔悴、猶不能憐惜恕諒、而必以致人死命而後快耶、彼復將儼一陣亂推曰、爾今如此待余、余豈即罷休、須知余非白玩、固亦以雪白袁頭換來、汝今且去、明日再將與之算帳、即汝永不至大千世界、亦不能饒汝、嗟乎、胡少、彼儼雖未曾來尋事、然儼自受此變後、更覺身世可悲、生機聊無矣、試思以我柔弱之體、而日委肉餓虎、以壓若輩耽耽之猛烈之慾、恐不幾須、即將索於枯魚肆中矣、言訖、淚如雨下、氣結咽哽、不能復言、余此時亦心寒鼻酸、悽愴殊甚、不能命詞以慰此可憐紅粉、惟淒然作嘆而已、伊悲稍殺、始重爲余言曰、嗟乎、胡少、誰灑楊枝之水、活茲可憐枯鱗於涸轍、我思之、重思之、覺惟有望於君矣、余聞之、不禁泣然而太息、謂之曰、汝誤矣、須知余爲偶人粉澤、身實黔婁、一何堪大、量珠聘玉、營藏金屋、况余歷年數奇、屢屈通衢、佗僚潦倒、顛狼頓蹶、塞滯愁途、手無斧柯、賦柯爲艱、雖惜玉有意、奈護花無力、祇有默齋早遇陌路王孫、義俠備具、打開牢籠、拔出泥羈、攜歸金屋、憐香惜玉、使局得享楚人時前之樂耳、伊泣更甚、淚眼對我、滿現楚態、問余去之儲、已歸來侍伊、余一聲明晚再見、即與伊告別、忍痛離之、然當余方扶梯往下時、猶聞伊嚶嚶啜泣也、

(完)

(生碌碌)

(臉白小)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申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過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靠石路迤邐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利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動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法租界八仙橋坎
山路永清里一號

本報除特約撰稿外、歡迎外界投稿、如有黑幕門檻、以及有關於上海有趣味之稿件、悉受歡迎、但許人陰私、妄談國事、一概不